



Т О Й О Т А - К Р Е С Т А

克列斯特



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斯文库

〔俄〕米哈伊尔·塔尔科夫斯基 著

魏圣尊 译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文库

[俄]米哈伊尔·塔尔科夫斯基 著

魏圣尊 译

丰田 - 克列斯特

ТОЙОТА-КРЕСТА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版贸核渝字(2015)第30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丰田-克列斯特/(俄罗斯)塔尔科夫斯基著;魏圣尊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5621-7687-9

I. ①丰… II. ①塔… ②魏…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98977号

本书为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俄罗斯出版与大众传媒署批准的《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文库》。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和俄罗斯翻译学院负责组织实施。

ТОЙОТА-КРЕСТА
Михаил Тарковский

丰田-克列斯特 FENG TIAN-KELIESITE

著者 【俄】米哈伊尔·塔尔科夫斯基

译者 魏圣尊

责任编辑 畅洁

装帧设计 熊艳红

排版 重庆大雅数码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 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2号

邮政编码 400715

网址 <http://www.xscbs.com>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重庆共创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32

印张 17.5

字数 330千字

版次 2016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621-7687-9

定价 5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联系本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调换:02368868624

第一部分

“给

汽车起名字——多么让人神往的工作啊！最开始‘丰田’是用简单的英文字母命名的，后来公司的负责人使用了简单的、但更具有象征意义的‘大师’或者‘桂冠’。在这之后，‘桂冠’被使用得更为普遍，他喜欢将汽车名称以字母‘C’开头（读作[K]，或者少数情况下读作[C]）：‘Korona’ ‘Cresta’ ‘Corolla’ ‘Celica’ ‘Celsior’。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一些地方由销售主管、渠道推销员、工程师和工艺设计师组成了命名委员会。现在，以字母‘C’开头的产品系列难以计数，因此又开始用其他字母开头的单词命名。”

——引自丰田公司第一设计部经理内田邦博于2004年7月接受《远东共产党报》特派记者专访时说的话。

米哈雷奇·米哈伊罗维奇·巴尔果维茨假期准备回到位于叶尼塞斯克的家中。为了省钱他选择了绿皮车，坐在 76 号列车（莫斯科—赤塔）的最后一节也是唯一一节硬卧车厢里，这辆车将带着他从新西伯利亚驶向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火车一会儿轻松地疾驶着，一会儿又行驶得很沉重，不断地传来车轮的辘辘声，米哈雷奇觉得他好像与一颗巨大而疲惫的心脏同行。

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米哈雷奇要去一个叫罗曼谢尔盖依查的老同事家做客，所有人都亲切地叫罗曼为老罗，一个微胖且时常气喘吁吁的人。他无论如何也驾驭不了那辆银白色的“带牌子的”自行车，他们要骑着这辆自行车在城里寻找米哈雷奇需要的零配件和工具。老罗撑起或者躬起整个身体，喘息着尽量少说话，在大吐一口气后重复着那几句话，他发出的类似“噶”“哈”的声音被喧闹声盖过。

绕过堵车的路段，老罗穿过一条地面覆盖着冰且路面残碎

的巷子，从后面走进仓库。米哈雷奇小心翼翼地走进里面，在这个充满浓雾的地方是难以辨认出绿色的刨子和钻孔器的，抑或是橙黄色—红褐色的油锯，以及从紫红色到墨黑色的各色油脂，这里就像被涂了层胶水一般模糊不清。

“老罗，算了，去睡觉吧，我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再拿吧。”米哈雷奇忍不住说道。而老罗则继续弯腰又挺起身子，带着喘息声从牙缝里嘶哑地说：“见鬼……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那就什么都别做了。”就像是翻遍了西伯利亚首府的各个地方，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巨大的混凝土建筑物，这是以前的某个车间，他们从那里把米哈雷奇需要的东西运回了家，两个人都累坏了。

耗尽了最后的力气，老罗总算压制住了自己的担心，停止了用嘶哑的嗓音说话，向四周看了看，使劲地握着方向盘。他开始向米哈雷奇阐述自己的观点，用关心的口吻责备着米哈雷奇，其实他不是针对他，而是想向他，表达任何时候对未来都不能失去信心。米哈雷奇也知道朋友是在关心他，可是现在他已经没有力气去和老罗争辩什么了。

老罗站在站台上的车厢旁，像一个一年四季全天候不断运转的表针，连续不断地在十五年里就这样将米哈雷奇迎来送往。

“热尼亚去接你吗？”

“是的。”

“好吧，一路顺风，给妮娜带声好。”老罗带着嘶哑的喘息声说道。

当车开动起来时，车厢里突然热闹了起来，刚刚睡着的人们现在已经醒了，车厢里坐着的好像都是一个班组的同事，所有的一切都浸没在一片叫喊声和沉重的脚步声以及热情的拥抱之中，车厢里非常喧闹。

就这样，列车行驶到东西伯利亚车站时，一个满身尘土的女孩从博代博¹的一条土路上赶来，人们没有笑话她满身的尘土，也没有一个人笑她是从博代博来的。列车继续向塔克西玛行进，有一个看起来很精明、非常爱聊天的老人打量着周围同行的旅伴，他不断地摇晃着脑袋，叼着的烟斗晃来晃去，盯着每一个说话的人，他那带有老年斑的双手弯曲着。“像个洗涤工。”米哈雷奇看着他肿起的关节想。

老人喋喋不休地说着话，眼睛东张西望，不过他更注意的是和刚才上车的那个女孩坐在一起的年轻男人，这位年轻人买了只熏鸡，请所有人吃。当大家聊天聊到如何清洗鸡胃中的小石子时，老人说这是鸡胗，年轻人为此笑作一团，而旁边的女孩却翻了一个白眼。一路劳顿已经使她感到很累了，她甚至有点烦那个特别爱聊天的老人了，以至他的任何一句话都会让她感到愤怒，她整齐的牙微微颤抖着，想赶快逃离这个喧闹的地方。

1 译者注：俄罗斯农村。

“随你们笑吧，鸡胗可是非常重要的东西，谁是孤陋寡闻的人，大伙知道吗？”老人淡淡地说。

“当然知道了。”大伙回答道。老人轻咳了两声，清了清嗓子继续说：“有一次，我在秋天打猎回来带了两只野鸡交给老太婆，和她开玩笑说，最好看看鸡胗，把里面的小石子清洗干净，搞不好上帝看在你如此善良的分上，里面会有金子哪，野鸡有时会跑到金矿里，或许会把金子吃进去。老太婆忍着笑开始收拾打来的野鸡，她戴着老花镜清洗鸡胗，然后再把清洗过的鸡胗细致地摆放在一旁挨个翻开看。”说到这里，老人擦了擦眼睛，沉默了一会儿，随后缓慢且清晰地说：“啊，发财了！”所有人哄堂大笑。

大家就这样打发着时间，而米哈雷奇却有点同情那位老人。米哈雷奇安静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跟随着行驶的火车一起晃动，感觉自己的整个身体被什么东西塞得满满的，好像有块铁压在他身上，压得很紧，让他难以喘息，甚至让一个生活经验丰富的人也看不到希望。

米哈雷奇很难入睡，迷迷糊糊地在似睡非睡之间徘徊，这

时候好像有很多想法在他脑子里出现，最后一切又回到了原点，这个原点就是家。就像一个小方块承受着来自外界的压力，但是里面却异常坚固，因为家和妮娜对他来说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且非常宝贵。

他开始打盹儿，周围好像在发生着什么，电视仍然开着，小狗追着小猫，小猫到处躲闪，一不小心撞到了妮娜，她生气地喊道：“你这是怎么了今天，疯了吗？”然后一边叮叮当当地洗着碗碟，一边发牢骚说太累了，好像还听到小孙女儿在刷牙，茶壶在炉子上被烧着。这些细小的声音被划分为一块一块的，全部汇集到一个针管里，注入他疲惫的身体，没有比这更能让他感到平静的了，他就这样沉沉入睡了。

后来他在半睡半醒之间好像听到小狗喘息着动弹了一下，就像人一般。小猫有点冷，跑到妮娜旁边蜷缩成一团，蹬了蹬腿然后把腿放在自己身子底下，舒服地继续睡了。小孙女儿半闭着眼睛，迷迷糊糊朝尿壶走去，怕打扰了他的美梦，离他远远的，所有的这一切让他深深地感受到家的温暖。和家人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喝着同样的水，呼吸着同样的空气，甚至小猫小狗那灵敏的鼻子应该也能嗅到这温馨的气味。

“起床了，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了！我们要收床铺了！”女列车员冰冷的声音从耳边传来，车速渐渐变慢了。窗外，雪山在早晨的阳光下高耸着，夜晚过后的大地显得更加强壮和结

实。灯光点点的城市这会儿才蒙蒙亮，在这不断晃动的灯火之上是逐渐明亮透彻的天空和如棉絮般的云彩。在空旷的站台上站着饱经生活磨砺的米哈雷奇的弟弟热尼亚，他接过哥哥的包，行走在已结冰的高架桥的台阶上，当走到一半的时候，米哈雷奇从背包里拿出背带帮他系上，两个人就这样一路走着。

周围一片空旷，除了他俩，还有煤炭的味道，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早晨弥漫着化工厂的硫化味，除此之外还有刺鼻的柴油味，这是一个工业城市。热尼亚前方的路还很长，陡峭不平并且还有冰冷的石头台阶，远方灰蓝色的山在树林的映衬下若隐若现。他们的家就在那座山的山脚下，在那座山的旁边还有一个砖厂。

路沿着通往叶尼塞河的方向，绕过河流继续延伸，石阶已经被冻结，灰蓝色的山脉在树林的包裹中起起伏伏。树林中隐藏着一片小房子，它们坐落在一个小山岗的脚下，这片房子被满是沙子或石灰的施工现场分割开来。

伴着带有节奏的轰隆声，走来一群来自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工人们，尖锐的脚步声整齐地踏在镜面般的道路上，高架桥也跟着在颤抖，米哈雷奇觉得，道路仿佛把他割穿了。他刚这样想着，身体仿佛就被大地的颤抖所震撼，步履蹒跚，险些没摔倒。心里蒸腾起鄂霍次克海的薄雾，清澈的大海就在一声叹息的距离之外，蓝蓝的海水漫延几千公里。在这些稀疏的土地上，

距离是用人口丈量的，好像越往东边，距离就显得越短，人影仿佛也就显得越伟岸。油罐车慢慢地爬行着，从车厢的缝隙里漏出的油渍像蜗牛爬过后留下的痕迹，车厢里平放着一盏白色的台灯。突然爆出一个声音，就像铁锤敲打般，接着这声音又慢慢地在西边消逝了。

九三年产的白色“克列斯特”轻巧而无声地行驶着，米哈雷奇安静地在座椅上坐着。车子发动机的声音，甚至换气的声音，一点都听不到，只有不知道从哪儿传来的平稳的凿橡胶的轰鸣声，像海浪拍向岸边石滩的喧嚣。

米哈雷奇知道热尼亚接送不一样的乘客会用不同的方式：接女士就会和对方开玩笑，看起来似乎挺有趣的样子；男士呢，就麻利一点；如果是去机场接人迟到了，就多说些关心的话，偶尔还给乘客倒上伏特加。现在他给自己打工。

热尼亚出来加油，一个姑娘问道：

“这是你哥哥？”

“是啊，怎么？”

“有趣……长得不像你这个司机。”

“不像？！这话到底是从哪来的！”热尼亚想着，“我们完全就长得一样嘛！”

“那像谁？”

“像一个演员……忘了姓什么了……”

又一个这么说的！热尼亚自己咽了口唾沫，早就该跟娜思佳结婚然后活得像个人样！

从摇下的车窗缝隙里吹进犀利的冷风，寂寞的心灵被重新填满，带着点不舒适和遗憾的感觉，但一路的行程使这感觉减弱了。周围的一切——城镇，白色光芒包裹下的叶尼塞河，沿途陡峭的河岸，所有的一切渐渐昏暗下来，仿佛被关闭了一样，等到家的时候，这些地方又会重新被阳光照耀。

在上坡路上，车子试图超过一辆敞篷大车，热尼亚轻松驾驶着车子完成了超车并驶回正轨。超车后，他把方向盘打向新方向，他们一边向前行驶，一边呆呆地望着北极的方向，一路朝着叶尼塞河的方向驶去。公路已经不见了，偶尔还有些断断续续的冬季的小路，再往前要么是不知到底流向何方的河水，要么河水已经结冰，覆盖在这荒凉的世界边境。

米哈雷奇熟知这河岸边的生活，这里的生活可以被描述为被挤压在最边境的生活，这里无法逃避酗酒，无法逃避火灾，无法逃避洪水，也无法逃避死亡。

似乎这些苦难就是从城市、从中心地带来的，从那里带来了大量的罪恶，越是接近边境，罪恶便越是无法隐藏。而米哈雷奇在边境所居住的房子，与之对抗的就不再是狂风，而是严寒，是这伟大而无所遁形的充满缺陷的世界。

米哈雷奇是几个兄弟里最年长的，住在遥远的叶尼塞河岸边的小村镇上；而热尼亚则住在靠近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叶尼塞斯克这个古老的城市，这里曾几何时是一个省会，而现在，这是一座寂静而安详的小城，就像是有风儿吹过的，仿佛专门用来告别的、长久的晴天。安德烈是最小的弟弟，他是一个电影摄影师，去了莫斯科，把那里当成了故乡，但是抛下叶尼塞斯克对他来说是很艰难的，没过五年他便回来了，想要拍摄一部关于西伯利亚的电影，哥哥米哈雷奇担任主演。

在机场前面的停车场，米哈雷奇带着十分超然的表情熟练地摆弄着车钥匙和变速杆。

热尼亚到了机场。弟弟安德烈正在接机大厅的门外抽着烟，一绺头发耷拉在后脑门上，他简直老得不像话，莫斯科把他折磨得面色苍白，就像被研磨出来的面粉一样。热尼亚甚至没有一下子认出安德烈，他用眼神打量着弟弟，直到安德烈露出笑意，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兄弟俩拥抱在了一起。

“我们在等行李，其他人在喝咖啡哪。”

从小桌子后面伸出一只手，紧接着冒出来一个戴眼镜、留大胡子的男人。

“格里高里，格里高里耶维奇。”

他的胡须卷曲地贴在平整的毛衣领口。透过厚实的玻璃镜片可以看到此人有礼貌的眼神，仿佛充满了感情。

那个俯身整理文件的女孩，浅色的秀发清晰地映衬着她的面庞。她美丽的容颜里透着宽容的表情：通常情况下这会使面部特征变得更突出，然而在她的脸上却弱化了，仿佛还在犹豫是否应该留下来。只有继续向她靠近才能发觉这瞬间的迷人。

她抬起眼睛微笑着说：“我叫玛莎。我们马上就好。”

她的笑容仿佛突然凝固了，停留了一瞬间后突然就收走了。她的牙齿大粒而光滑，一颗一颗平整地排列在口腔里，像克隆出来的一样。

她有着油画般的面孔，发梢边缘闪闪发亮，就像被烫染上超级亮丽的颜色，她的身上散发着一一种神奇的吸引力，仿佛能辐射到周围的每一个人。她在墙边倚着桌子坐着，手里拿着整理好的活页本，认真听着格里高里说话，疲惫不堪地点着头。

而热尼亚突然想起了娜思佳，想起她苍白消瘦的脸，如果拿这两个女人的美貌做比较，那么娜思佳所有的美都集中在眼睛上。玛莎的美并不只在于眼睛，而是分散到全身的各个地方——脖子、胸、肚子，别人对她的谈论并不少，有些闲话甚至有点言语苛刻、措辞强烈。她的双脚隐藏了起来，但是没有什么可以影响到她浑身上下那种无法形容的美感。

若想使这个极度陌生的女人变成自己人，想必需要在这完全不同的边境生活中改变点什么。

她戴着小巧可爱的耳环，双唇上涂着一层无色而晶莹的唇膏，手机套着半透明烟色的外壳，就像玉一般的封皮。在手机底部黑色的小窗口里显示着莫斯科时间：四点三十分。

她翻开手机封皮看了一眼电话，当她轻轻转动脑袋时，耳环便折射出钻石般耀眼的光芒。她继续看着手机，下巴微微抬起，嘴唇动了动，像在亲吻谁一样。

热尼亚一看到这两个人就变得非常敏感，感到非常孤独。带着这种孤单的感觉他们走上昔日的马路，一切都如此熟悉，就像从来没有与此地如此贴近过一样，一切看起来都如此温柔。

走在太平洋岸边的岩石表面，这里灰蓝色的玄武岩表面布满着清晰可见的圆形孔洞，目及之处尽是粗糙不平的石头。天边涌来深蓝色的薄雾，浪花自大海翻滚至脚下，在潮水退回海中的过程里，石头的孔洞都被清洗干净，同时这浪潮直达孔洞的底部，使这些石头眼儿变得更深。

热尼亚对这些石头很了解，在两岸针叶林间的河流上，他们每年在河里劳作一次，秋天以前，圆形的钻头就都静静地闲置在石桶中，泡在多雨的河水里。一道安详又幽冷的光反射在玛莎的脸上，他很想知道这道光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想看看她的眼睛。

玛莎站了起来，而热尼亚还想继续看她一会儿，尽管当她从桌子后面起身的时候纤细的腰身勾勒出完美的侧面曲线。她穿着光滑而平整的长裤，裤腿上嵌有黑色的图案，正好盖住了靴腿，从裤腿到膝盖绣着一道道直线，到顶部渐渐变窄，越往上越收紧，在与膝盖交叉的地方显得紧绷起来。

在停车场，格里高里用力拉开了右侧的车门，一看到方向盘就念叨起来：“这是我上错方向了吗？！”然后绕到车的另一侧。

“热尼亚，你这是什么车？”他问道，坐下后他仿佛不信任似的摸了摸汽车鱼雷型的外壳。

“‘克列斯特’。”安德烈回答说。

“车挺大。”玛莎若有所思地说道。

“名字好奇怪，倒是有点……平易近人。”

“他们特意取的这个名字呢。”热尼亚一边热情地接茬道，一边把车子驶出了停车场，然后在一个不太大的立方体形状的“本田”前停了下来，“这是失物招领处。这叫法是编出来的，但是俄国人还说你能听懂的。比如说，‘尼桑-DA’和‘丰田-OPA’。或者，再比如，‘丰田-娜佳’，或者‘大发-丽萨’，甚至是‘现代-卡帕’。”

“热尼亚，你完全被莫斯科人弄晕了吧？”玛莎说。

“你读读。”

玛莎看了一眼插在后座的“现代-卡帕”的广告，用一声